

编者的话

遇见,是人生最温柔的巧合,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,为我们悄悄打开的一扇窗。它不宣而至,在某个夜晚或是一场雨中,让两条平行的轨迹短暂相交。

我们无法预知下一次相逢会发生在何时何地,但正因为无法预知,遇见才显得珍贵。因为每一次遇见,都是生命为我们写下的注脚,让平凡的日子有了被记住的理由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,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,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□ 高星雨(26岁)

外公的最后一个朋友去世了。参加完葬礼回时,外公说,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,由于两人听力都不好,没有交谈成功。透过后视镜,我看见外公掏出口袋里的毛巾擦了擦一下眼泪。一路上我偷偷看了他几眼,他都没有发现。

外公性格孤僻,外婆去世后,他在老房子里独居。这处房子在县城的郊区,离我和父母的住所很近。趁着暑假,我住在这里陪他。回到外公家时,院子里的大白鹅在盆里洗澡,扑腾得水花四溅。最多的时候外公养了200只鹅,如今只剩下4只了。见我们回来,它们抬起大脚钻进了竹子的阴凉处。

我每天做一些简单的饭菜,定时喂鹅,早晨抽水浇园子,傍晚打扫屋子院子,偶尔修剪花木。日落时分,我会爬上屋顶,一边喝白粥一边看夕阳西下。外公早晨在院子里走走,其他时间主要来看新闻听戏。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,没有人再提起那个去世的老友。

一天清晨,外公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睡眼惺忪地开门,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:“春华,我的中山装呢?亭山的儿子结婚,邀我去喝喜酒呢!”春华,是外婆的名字。我脑袋发

懵,往后退两步坐在了床上。他一脸天真地看着我,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我撇开了他几句,关上门,打电话给母亲。

“是阿尔茨海默病。我和你爸上周带你去医院看了,医生说是早期。你盯着他按时吃药,这几天我们正商量着把他接过来……”母亲说了许多话,原来她什么都知道。“你别怕,他吃药就没事了,我和你爸办完事尽快回去。把你认成外婆正好,你说啥他都听。”

我打开房门,外公还是唤我春华。我让他吃药,他说没病吃什么药。我说这是钙片,他乖乖吃了,还喝了一杯温水。我让他进屋等我,他也照做。

中午,我从厨房端着菜出来,外公正在客厅的摇椅上轻晃。我盯着他,他也盯着我。他从摇椅上起来,坐到餐桌前,问我:“我怎么了?”

“你把我认成外婆了。”我吃着豆腐,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那我下次又不认识你了怎么办?”“我提醒你。”他笑起来,戏谑着说:“你能提醒我

一万次遇见 (小说)

几次?”“一万次。”我捡了一粒花生米丢进嘴里,“我提醒你一万次。”

母亲说,外公之前从来没有认错人,只是健忘,总是找不到东西。可能是老友去世对他刺激不小,病情才有加重的迹象。

第二天傍晚,我陪着外公散步。暑气刚刚散去,静谧的小路上连风声都没有。他拄着拐杖悠悠地往前走,我寸步不离跟着他。看着外公的背影,想起幼时他带我放鹅的情景。他戴着大草帽,我戴着小草帽,我们在一起在大柳树下乘凉睡觉。浩浩荡荡的鹅群在水边休憩,如同降落白云。

外公忽然转头,问我:“你是谁家的小孩,跟着我做什么?”

我眼眶微热,说:“我是小末,外公。”

“小末是谁?”“我是你外孙女!”我大声说。

“你真会开玩笑,我才30岁,哪来的外孙女……”说完,他笑呵呵地往前走。

后来,我在碗橱里发现了电熨斗,我将它送回衣橱后,又在洗衣机里看见了汤碗。生活每时每刻都像在开开玩笑,我不敢让他离开我的视线,仿佛一个母亲照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我担心他乱吃东西,甚至担心他不能自己洗澡。不过,我最担心的是他放弃记住我。我决心永远提醒外公,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遇见似的,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“我是小末”,然后反复解释“小末”是谁。或许他几分钟后就能认出我,或许他永远都认不出我……

那天,外公在摇椅上午睡,我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。推开门后,我放下拖把,双脚怎么也无法挪动。窗户半开着,有缕缕清风吹进房间。侧边的墙上贴满了浅黄色的便利贴,宛如一群立翅待飞的蝴蝶。此前,这些便利贴只有几张。现在,它们沿着墙壁不断疯长,不断繁衍,好像不受控的爬山虎。

“我今年85岁。”“小末是我的外孙女。”“我的女儿叫王晓梅。”

“我的老伴春华已经去世10年。”

……我伸手去抚摸这些字迹,眼前浮现出外公站在这堵墙面前的情景。他仔细挑选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,认真写下每一个字,然后小心翼翼地往墙上粘贴纸片,生怕错了顺序。或许他会戴上老花镜,用黝黑的手指捏起小小的纸片,辨认曾经写下的文字。中间的几张纸已经卷曲褪色,向外延伸的那些崭新的纸片很可能是他最近两天才写的,绝大多数内容与我相关。

这天夜里,我把席子铺到客厅的地上睡,以便掌握外公夜间的动向。我做了一个梦,那群黄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,轻盈的微光在空中闪烁,它们在屋顶短暂停留后,成群结队飞出了老屋。

清晨,外公叫醒了我。他站在门口戴着草帽,手持竹竿,笑眯眯地对我说“晓梅,我去放鹅了。你起来去上学。”他娴熟地赶着院子里的那4只鹅,灿烂的阳光照在他身上。恍惚间我看见那4只大白鹅变成了许多只,渐渐地变成了一小群,最后变成了一大群。鹅群簇拥着外公,他的脚步更快了,弯曲的后背挺直了,白发变成了黑发……

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喊:“外公!我是小末!”他转过身,笑着对我点头。

建阳雨中寻朱子

□ 家 民

作为一个北方人,我却很爱雨,尤其是绵绵的,不声不响的雨,这样的雨总能催我胡思乱想,带我抵达千奇百怪的“从前”。到建阳那天,就是这样的雨。

汽车从宾馆驶出,一滴雨水珠打在玻璃上,车窗很快布满水雾,渐渐模糊了青山,只余层层叠叠的绿影在流动,让我不禁想起少年时初读《朱子语类》的记忆——冷、密、不知所云。小时候,家里有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的条幅,那时我以为他是个种荷花的,后来才知道不是——他是种心的人——但理学总让我觉得像“凉白开”,清是清,但是没味。

考亭书院是第一站。作为朱熹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,如今的考亭书院全部是重修的,只有书院远处那立于麻阳溪畔的石碑坊离朱子更近一些——始建于明嘉靖十年(1531)的它,曾有大半淹没在泥土中,上下部分颜色迥异。伫立在书院门前,我远望着它,它会不会也在看我?雨滴打我的肩头,微凉,会不会是它在遥遥问我:你来做什么?你能听懂什么了吗?

或许,我仍然不能全部听懂,但我愿意听。朱熹生命中最后的8年在这里授徒讲学,在这里创立了考亭学派,成为“闽学渊

藪”,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到此求学问道,据说规模极其宏大,有学堂、食堂、宿舍和操场,甚至还有跑马场……

如今的讲堂里,自然不会有昔日讲学之声,可能是因为下雨,游客很少,极静,雨中似乎传来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:“理在气先……”庆云楼门侧有一台AI机器,能模仿朱子与现代人进行对话,但我没有兴趣尝试。我想,那时的朱子在学生眼里会不会就如同当下的AI?学生们遇到的任何疑问都会向他求教解惑?据《朱文公文集》载,朱熹与门人采用“往复诂难”的论辩式教学,这种互动性恰是宋代书院“讲会制度”的精髓。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而依旧鲜活,正因为真正的智慧并非只是答案本身,而是那份历经岁月仍能启迪人心的精神之光。

和考亭书院一样,寒泉精舍也不热闹,也是新建。这里是朱熹为母守孝3年的地方。据载,朱子以《诗经·凯风》中的“爰有寒泉?在浚之下”为葬母的凹地取名“寒泉坞”。在寒泉坞旁,依照丧礼,朱子“庐墓三年”,3年昼读夜思,在此建立了他人生的第一所书院“寒泉精舍”,后与吕祖谦共同编纂了《近思录》,精选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4位理学家的622条语录,按“道体”“为学”“致知”等14类目编排,为初学者提供了理学入门纲要。

离开时,一对母子撑伞走过,孩子问:“妈妈,什么是‘为公’?”“就是你不抢别人玩具。”在朱熹哲学中,“公”是“天理”的外在显现,而非个体行为规范,被一位普通母亲如此解读,似乎也有一些道理。

从寒泉出发,一个多小时后抵达九峰山下的大林谷,那里是朱熹长眠之地。

墓地远离人烟,坐西北朝东南,顶层墓室,中为穹窿圆形墓堆,像是农家晒谷子时候的堆法,圆而不散,紧得恰到好处。墓前石碑高立,刻着“宋先贤朱子、夫人刘氏墓”。二层为墓园,有石望柱一对,石香炉、石供案各一,皆已斑驳。相传,朱子在建阳时曾梦见异人托梦:“龙归后塘,乃先生归藏之所。”后在黄坑后塘大林谷找到梦中景象,就把这里定为安息之地。有人说,这里是“风穴”,是风水极好之地,我点点头,却想起了寒泉。朱熹为母择地寒泉,为已选地九峰,两地相距百里,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,给母亲腾出了最好的屋子,自己睡到隔壁柴房里头去了。他会不会早就把生死看淡,择一地清幽,把自己藏在山中,用最后的仪式告诫世人要知礼知情?此处墓地与其说是归宿,不如说是他给世人的一个注脚——讲了一辈子的“理”,最终选择用一生去“行”。

下山时,雨已停,地上仍湿,山色层叠,云雾缭绕,鸟鸣寥落。我没有带什么,也没有“想通”什么。回望一路走过的考亭与寒泉,忽然觉得自己也被洗过一遍,不是衣服,不是身体,是某种思想的苔藓被悄悄揭去。我知道,走过这一程,心中多了一盏灯,不明亮,却温暖。

遇见

□ 林以烁(26岁)

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城南小学教师

每到夏天,晚饭食毕后,我总喜欢到厝后那条沙石路上去。沙石路的两畔都种满了作物,西一畔是一块块青翠翠绿的水稻田,东一畔是种了各种蔬菜瓜豆的菜园子:一畦畦的油菜、芥蓝,一垄垄的韭菜、花生,一架架的豇豆、黄瓜。行于沙石路上,我总能听到植物们的呼吸声,窸窣窣的,好像在说着悄悄话,好似老鼠嫁走仔(潮州话,女儿)——唧咕唧咕,配合着鞋底与沙石之间的摩擦声,沙沙沙,沙沙沙,真是一曲与自然协奏的乐曲。

晚风一阵阵吹拂,稻浪不断地向前翻滚着,憩居在稻棵下的萤火虫便被轻轻地撞醒了。起先只是一盏微弱的、摇摇晃晃的灯从稻田中升起,左边飞一飞,右边晃一晃,像极了正在学飞的雏燕儿。那盏微弱的小萤灯呵,大概是在呼朋引伴吧?不一会儿,稻田的上空便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的黄绿色的小萤灯。

它们逛街似的肆意飘飞着,此刻的天地不再被烈日所霸占,它们便是这田间的主人。看够了如海浪般的水稻田,闻腻了那迷人的稻花香味儿,它们便一跳一跳地飘飞到鬼针草上。鬼针草那开着如单瓣菊的白色小花,仿佛焕发出了新的活力,愈发有姿有色了,仿佛焕发了萤火虫的似水,似白天烈日下那般殷白。

小时候,父母因为工作繁忙,他们便把我交给了住在鹅寮里的阿公阿嬷(潮州话,祖父祖母)。夏天傍晚,阿嬷或阿公总会提一塑料桶水往门口的水泥埕泼去,曝晒了一天的水泥埕被水一浇,顿时发出“滋滋啦啦”的声响,倒好像是水把它烙疼了似的。每当这时,阿嬷总是语气颇重地叮嘱我:

夏夜萤火虫飘

“千万别踏出门到外面水泥埕去,刚浚完水,土地香香(潮州话,土气蒸腾),小心薯到了。”于是,我只能乖乖地坐在嘎嘎叫着的老风扇底下,无聊地抬头看着屋顶上的灰瓦,看着房梁上的长腿蜘蛛在小心地掠蝶。

被泼了水后,水泥埕便是阿公阿嬷与我在夏夜纳凉的好场地。阿公点完香后,便卧在竹躺椅上,闭目养神打瞌睡。我与阿嬷一人一张凳子,并排坐着,面对着门口的面前溪(家乡的一条小溪名字)与竹林。

即使晚风阵阵,阿嬷也喜欢拿蒲扇,边为我扇风,边给我讲古——或讲她小时候的事,或讲村里的奇闻轶事。

我喜欢听阿嬷讲故事,即使故事一个又一个地不断重复着,我依旧喜欢听,而且像第一次听到那样感兴趣,因为每一个听故事的夜晚都是不一样的——有时有星星;有时有月亮;有时整个夜空一颗星或一弯月都见不着,漆黑一大片。

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——我与萤火虫相识的夜晚。阿嬷与我坐在鹅寮门口纳凉,忽然对面的竹林里一闪一闪地飘飞出来好几个绿色的光点,我从凳子上一下跳起来,急忙躲在前面的背风处,抱紧阿嬷,颤抖地对阿嬷说前面有鬼火在飘。阿嬷边笑边拿着蒲扇拍了拍我的头,笑呵呵地说:“孙仔免惊(潮州话,不用害怕),那不是鬼火,那是萤火虫啊,你仔细看看,它们可可爱多神奇,短短的尾巴在发光呢。”

之后的每个夏夜,我好像都能看见这些小精灵从竹林里飘飞出来。它们飞着飞着,便飞到了面前溪上,平静的溪面上便映出了一盏又一盏黄绿色的灯。我跟阿嬷

说,我们与竹林里的萤火虫们每天晚上都见面,它们应该熟识我们了吧?阿嬷却告诉我,我们每天晚上遇到的都是不同的萤火虫,这种发光的小虫,晚上发完光,有很多到了白天就要僵死过去了。

我不相信阿嬷的话,鼓起勇气叫阿嬷带我去竹林里抓萤火虫。我把抓来的萤火虫放到塑料瓶里,看着它们紧张地闪着绿光。在关了灯的夜里,我躺在床上,睁大眼睛欣赏着它们一闪一闪的绿光,看着看着,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隔天早上一看,昨晚的萤火虫全都颜色黯淡地死掉了,那发光的尾巴变成了暗暗的灰绿。

我哭着对阿嬷说,我再也不抓萤火虫了。阿嬷抚着我的头,笑着说:“孙仔啊,听更老的一辈人说,萤火虫是人死后变成的,它们一闪一闪地发光,是要回人间再看最后一眼啊。阿嬷以后也会变成萤火虫,你会抓阿嬷吗?”我认真地摇摇头:“肯定不会啊,阿嬷那么爱我,我可舍不得。”阿嬷“哈哈”笑了起来。

如今,阿嬷已去世多年了,我却没有遇见那只阿嬷所幻化而成的萤火虫。但我相信阿嬷一定曾举着一盏黄绿色的灯飞回来过。她飞过鹅寮门口的水泥埕,飞过老屋的格子窗,飞到我的前面,照亮我回家的路,只是那时的我并不认得,没有意识到罢了。不知阿嬷是否因此而哀伤过呢?

萤火虫越飞越远,越来越接近天上的明月与斑斑点点的繁星,我们的梦想,或许是成为星星挂在夜空闪烁,俯视渐渐沉睡的大地。此刻,还在田间自由飞翔着的它们,应是人间最自由的流星吧。

非遗音乐文化“活态传承”:枣庄学院探索中小学教育新模式

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,枣庄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团队历经12年探索与实践,创新构建了中小学非遗音乐文化“活态传承”教育模式,成功打破了传统“博物馆式”保护模式,实现了非遗文化,从“静态传承”到“动态育人”的深度变革,为革命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范例。

传承模式创新:从“博物馆式”到“活态传承”

团队敏锐意识到,传承问题的关键在于让非遗音乐文化“活起来”,找到与青少年认知特点、成长需求相适配的转化路径。因此,自2009年起,团队以“问题导向—实践创新—理论升华”为脉络,分阶段推进非遗音乐文化校园育人体系建设。

依托“鲁南音乐研究所”,构建“历史理论—技能训练—表演实践”三位一体课程群;开创“三阶联动”教学体系,从基础普及到特色深化再到实践拓展层层递进;创新建立“四方联动”协同机制,整合四方力量。经过12年探索,打破了传统“博物馆式”单一传播保护模式,实现了从“静态传承”到“动态育人”的深度变革。

创新模式构建:“三位一体”与“三阶联动”

团队创新性地构建了理论与实践融合互动的新模式。将师范教育与区域文化相融合,以“三位一体”课程群夯实传承理论根基,同时配套实践团队,形成闭环培养模式。构建“历史理论—技能训练—表演实践”三位一体课程群,系统开设《中国音乐史与鉴赏》《枣庄柳琴戏》《器乐》等特色课程,将鲁南鼓吹乐、柳琴戏等非遗音乐元素深度融入专业教学。配套建设民乐团、鼓吹乐团、柳琴戏社团等实践团体,形成“理论积淀—技能转化—实践创新”的闭环培养模式,为基础教育输送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师资。

在教学模式上,团队开创了“三阶联动”教学体系。基础普及阶段,在中小学常规音乐课堂嵌入非遗音乐单元;特色深化阶段,建设“柳琴戏教学基地”“非遗传承社”等特色平台,非遗



非遗音乐文化“活态传承”研讨会

传承人定期驻校授课;实践拓展阶段,构建“校园展演—社区传播—文化讲解”立体化实践体系。

协同育人机制:高校与中小学双向赋能

团队创新建立了“四方联动”协同机制,整合高校教师、非遗传承人、教研人员、中小学教师四方力量,形成“理论研究—实践创新—区域辐射”的完整生态链。以高校教师为纽带,建立非遗传承人与一线基础教育师资“1+N”结对模式,定期开展专题教研研讨,进行非遗工作坊、传承人口述采集、教学案例共创等活动。

同时,团队打造了“高校理论支持—中小学实践反哺”的螺旋上升模式。通过建立横向课题、挂职教师、校外指导员等方式,助推多所中小学成立非遗音乐、戏剧社团,反哺高校师范专业课程改革,促成《地方音乐鉴赏》等新课程开设。

实践成果丰硕:文化自信与育人双赢

12年来,团队指导多所学校形成“一校一品”非遗音乐品牌,培养了具备独立开展地方非遗音乐教学能力的中小学音乐教师。在教研方面,团队成员著有《鲁西南传统音乐史》等教材,主持多项省级课题,发表非遗音乐研究性论文30余篇。

“黄河特色校本课程”,山东省美育改革创新案例一等奖等多项荣誉。多所合作学校被评为“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”等。其中,枣庄市市

中区东湖小学的柳琴戏社团在山东省戏剧大赛中荣获二等奖,登上主流媒体的戏曲频道,2021年被评为“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”。

区域辐射效应:从点到面的传承网络

团队与枣庄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深度合作,在全市中小学推介非遗音乐文化“活态传承”理论,先后与多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。团队深入研析中小学校的基本情况,为其量身选定非遗音乐项目,成立校级社团,开设非遗音乐课程,推动教学范式变革。

成果在枣庄市产生了示范效应,不断提升了非遗音乐在中小学校的辐射范围,有效优化了中小学教师非遗音乐的教研质量和课堂教学水平。此外,团队的教育模式还辐射到了周边地区,如江苏省丰县实验小学与团队深度合作,2020年被评为“江苏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”。

未来展望:让非遗音乐文化薪火相传

面向未来,枣庄学院团队将进一步扩大非遗音乐文化“活态传承”教育模式的受益面,完善“非遗+”机制,深化理论研究,让革命老区的非遗音乐文化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扎根生长。同时,团队将继续挖掘鲁南地区丰富的非遗音乐资源,推动非遗音乐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,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更多“枣庄经验”。

(信息来源:枣庄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) 广告

后来发生了什么

□ 孙超杰

武汉大学教师

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,大多数人就像大海的波浪,靠近又离开,我们仍旧是孤单一身,伫立在海岸。但总有一些人,你渴望再次见到他。你身边空旷的海岸,脚下干燥的沙砾,甚至街道上喧嚣的声响,全都是他离开之后的遗憾,以及漂浮着的、触不可及的思念。你极力远望,目光穿过层层波浪,穿过波涛上激荡的水汽,以及阳光与水汽混合的朦胧,直到看到了一艘小船,而他却在舷窗的后面,脸庞清晰又模糊。你无法追回到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,你只能一次次追问自己,见到他之后,后来发生了什么。像溯源似的,从海岸出发,一步步走向海底的深处,从现实走向记忆,从傍晚走向黄昏。

叫的车子来了,她拉了一下车门似乎没有打开,我不知道是车门太紧抑或是她

